

傳教士卜道成對朱子人性哲學的  
詮釋與翻譯\*

Joseph Percy Bruce's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n Zhu Xi'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賴文斌

LAI Wenbin

作者簡介

賴文斌，南昌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AI Wenbin,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University.

Email: 13707034113@163.com

## Abstract

Joseph Percy Bruce (1861-1934), a British missionary Sinologist, gaine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from almost four decades living in China. Bruce undertook the task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Zhu Xi'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reserving the inheritance and ethics of Zhu Xi's philosophy. Through the domestication method in translation, Bruce aimed to find common ground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rawing upon primary sources, this paper analyses Bruce's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Zhu Xi'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from three key angles: Chinese history, Western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then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certain misinterpretations and mistranslations in Bruce's work.

While acknowledging Bruc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opening a new path for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nations, which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some of the misinterpretations found in Bruce's study.

**Keywords:** St. Joseph Percy Bruce, Zhu Xi, Human Nature,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朱子學的海外翻譯與傳播在很長時間內都與西方宗教教義相聯繫，將朱子學思想內容與西方宗教進行比附，採取一種“以西釋中”的路徑，如將“天”“理”等同於西方的heaven、god、reason、law等。也基於此，長期以來對朱子學的翻譯傳播主要停留在“碎片式”的譯介，未能引起全面的關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傳教士卜道成在山東完成了一部朱子學譯著和朱子學研究專著，重點詮釋了朱子的人性哲學，成為英語世界第二部朱子學譯著<sup>①</sup>，並開啟了英語世界朱子學的系統研究。

朱子集理學思想之大成，沒有通過系統的學習和研究，很難把握其思想內涵。卜道成從歷史脈絡中系統闡述朱子思想之源，並側重詮釋和翻譯朱子人性哲學，在西方漢學界具有很深的影響。然而，受語言和時代的阻礙，國內學界對卜道成的學術成就知之不多，不甚了然。由之，本文對卜氏的朱子人性哲學詮釋與翻譯做一系統考察，揭示其朱子學詮釋路徑及意義。

## 一、從歷史視角解釋朱子人性

卜道成（St. Joseph Percy Bruce），又譯作布魯斯<sup>②</sup>，浸禮會（English

---

\*基金項目：本成果受到江西省社科規劃基金支持（項目號：23YY05）。[This paper is sponsored by Social Science Fund of Jiangxi Province, Project Number: 23YY05.]

<sup>①</sup> 第一部譯著為傳教士麥格基1874年翻譯的《朱子全書》49卷，並取名為“儒家宇宙論”，參閱賴文斌：《“理”屈且詞窮：麥格基與第一部朱子文獻英譯本》，《中國翻譯》，2020年第3期，第49-58頁。[LAI Wenbin, “McClatchie and the Earlie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3, (2020): 49-58.]

<sup>②</sup> 但也有學者將卜道成與布魯斯分別指稱為兩個不同的人，參閱張品端：《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378頁；程利田：《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250頁。[ZHANG Pindua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ism in Oversea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9), 378. See also CHEN Litian, *The Communic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Overseas* (Fuzhou: Haixia Wen Yi Chubanshe, 2016), 250.]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英國近代著名漢學家。卜氏1887年抵達山東傳教，1908年在濟南籌建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後與其他西方教會一起創辦了被譽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教會大學之一的山東基督教大學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又稱齊魯大學)，並擔任首任校長，1925年退休攜眷回國，嗣受聘為倫敦大學東方學院院長，漢語教授，1934年逝世。

卜道成在中國時間長達近40年，對中國和漢語都非常熟悉。在傳教的同時，學習和研究漢語、協辦教育，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更為重要的是，他研習中國文化和哲學，著書立說。其中，最突出的著作為兩部研究和傳播朱子學的姊妹篇：一是節譯淵源齋御纂《朱子全書》其中7卷，並取名為《朱子之人性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1922)；二是撰寫《朱子及其師承》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23)<sup>①</sup>，兩部著作均在1973年紐約再版。此外，卜道成還於1926年翻譯了朱熹注解的周敦頤的《通書》選段誠上、誠下並發表在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學刊》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上。

在上述著作中，卜道成注重從歷史視角解釋朱子人性，強調朱子哲學的傳承性，突出表現在《朱子及其師承》這一專著上。該著全書分為四篇十四章，第一篇宋代五哲，分四章分別介紹宋代五位著名哲學家的情況，其中程氏兄弟合為一哲。第一章是關於背景的介绍，第

<sup>①</sup> 該書在國內已有兩個譯本，其一是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由謝曉東譯《朱熹和他的前輩們——朱熹與宋代新儒學導論》，其二是2014年東方出版社出版由張曉霞、張洪翻譯《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朱熹》。[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 XIE Xiaodong (Xiameng: Xiame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See also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 ZHANG Xiaoxia and ZHANG Hong (Shanghai: East Press, 2014).]雖然國內已有兩個中文版，但筆者覺得書名的翻譯沒有完全體現出書中的主要內容，故筆者譯為《朱子及其師承》。

二章周敦頤和邵雍，第三章程氏兄弟和張載，第四章為朱熹。第二篇朱子的宇宙論，分三章介紹了朱子的理氣觀、第一因和宇宙的演化和道。第三篇朱子的人性論，分四章介紹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心和德與德性。第四篇朱子的有神論，共三章，分別是天、天地之心和結論。為了向讀者闡明朱子思想體系的理論來源，該書開篇首先介紹了北宋五哲的大致情況，限於篇幅和寫作重心的考量，對前面四人僅限於生平介紹，對理論內核的系統闡釋較少。對於朱熹，作者分成7個時期詳細介紹了其生平經歷，對朱熹在接受教育、仕途上的跌宕起伏、學術上的堅忍不拔都進行了闡述。接着，卜氏從宇宙論、人性論和有神論三個方面入手，側重於從思想層面進行解讀，特別注重朱熹從其前輩們的理論觀點上汲取對其有益的養分，剖析了朱子哲學的深刻內涵，較系統地介紹了朱子理學思想體系。最後得出結論，認為，雖然朱子後來談論過有神論，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個有神論者，但是對於朱熹哲學真正的重點必須放在“德與宇宙概念的關係”上，更應放在“作為物質與道德秩序基礎的仁”上，因為“仁就是萬物的根源和總和”，“仁既是起點，也是終極目的”。<sup>①</sup>

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朱子與宋代理學導論”所示，本書的重點是闡述朱子學，但朱子學的由來在於他的老師們。因此，本書的開篇就明確提出中國哲學可以在其經典著作中找到其源泉，因而先介紹了朱子學產生的背景，包括政治和社會背景，更多的是他的師承背景，因為有北宋周敦頤、邵雍、程氏兄弟和張載開啟的宋代儒學對先前儒學另一種詮釋，從而到朱熹集大成，朱熹又通過他的眾多學生將其思想傳播到各地，最終形成了影響中國思想幾百年的宋明理學。同時，作者也花了大量筆墨去介紹朱子受教育的情況，更說明了他與那些先師們的關係。朱子學的傳承性還表現在他對中國儒釋道三種哲學的傳承，因為在他的教育中，既接受了周敦頤等人的理學思想，還分別從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3), 317.

胡籍溪、劉屏山那裏接受了一些佛教和道教思想，比如，在闡述朱之對“心”的思想時，卜道成指出，朱子經常使用與佛家類似的語言，這可能是源於早期佛家對他的影響。<sup>①</sup>正是這樣對其先師們的傳承，使得朱子不僅集合宋代五位哲人思想之大成，也集了儒釋道之大成。所以，卜氏宣稱，“毫無疑問的是，許多宋明理學的新觀點和新思想，尤其是朱熹，都從佛道中受益。”<sup>②</sup>就是在這種歷史描述中，卜道成完成了朱子學的系統闡述，以致陳榮捷先生也明確表示，西方以朱子哲學為主題，“為有系統之討論者，可謂自Bruce始”，而且“支節誠有未當，而大致不謬。”<sup>③</sup>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朱熹和他的前輩們：朱熹與宋代新儒學導論》譯者謝曉東在譯後記中稱“這是一部從西方人的視角對朱熹哲學進行研究的開拓性著作。”很好地詮釋了卜道成朱子哲學研究的成就和意義。

## 二、以西學格義朱子人性

卜道成是作為浸禮會成員到中國來傳教的，其主要目的是為傳教服務。因此，在對朱子哲學的詮釋過程，仍然沿襲“以西釋中”的路徑，在多數場合，將朱子哲學思想與西方神學思想對比分析，以西學來格義朱子人性哲學，甚至藉助於西方神學理論框架對其進行詮釋和解讀，強調了朱子哲學的倫理性。

由於卜道成的傳教士身份以及他前期接受教育的背景，特別是，作為傳教士想要為西方神學在中國找到合適的土壤，因此，在詮釋朱子哲學時總是拿來與西方神學、哲學進行格義比較。1918年，卜氏在《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of the Royal*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52-253.

<sup>②</sup> *Ibid.*, 63.

<sup>③</sup> 陳榮捷：《朱學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80頁。  
[CHEN Rongjie, *Zhu xue lun j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7), 280.]

*Asiatic Society*) 上發表《宋代哲學的有神之意義》(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重提朱子是不是唯物的問題，他認為理學不分精神與物質，而分氣質與道德，歷史萬物之源，因此，具有宗教性。同時，理又包含仁智，因此也是道德，道有條理，因此有倫理性。太極是道德的全部，天是主宰，人性由天所賦予。<sup>①</sup>而《朱子及其師承》一書開篇就以朱子學的重要術語“性理”開始，指出這個詞在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性和意義，是朱子學的核心教義。隨後，他就明確表示“性理這個詞就像西方古老哲學詞彙一樣，它涉及範圍廣闊，既包括物質上的也包括形而上的。”<sup>②</sup>因此，他提醒西方讀者，在閱讀的時候要牢記這點，這樣才能理解中國哲學。又如，在對朱子理氣觀進行介紹時，他先比較了聖約翰“上帝是光”和朱熹“天即理也”兩個判斷，認為雖然兩者採取的術語不同，但是這兩句話的意思相差不大。他宣稱朱子的理氣觀與西方哲學的物質與意識二元論類似，都是在尋求那個宇宙現象問題的二元論解釋。他又將朱子關於物質和精神的論述與斯賓諾莎的物質與精神進行比較，說兩者非常的接近。特別在闡述朱子的人性論時，他說“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朱子觀點和柏格森的‘原始衝動’(elan vital)理論具有驚人的相似性。”<sup>③</sup>同時，書中還引用了那個時代西方知識界如威廉奈特(William Knight)、奧利弗洛奇(Oliver Lodge)等人的理論成果，甚至是一些聖經箴言、語錄，所有這些，其目的都在於用西學來格義朱子學，從而尋求中西文化、中西哲學的相似性和相通性。

在卜道成看來，朱子哲學的特點就在於他的宗教性和倫理性，這種宗教性和倫理性恰恰又是西學中的重要內容。如在論述朱子的理時，卜道成指出“理的四個組成部分其實就是西方心理學家們提出的

---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49 (1918): 111-127.

<sup>②</sup>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3-4.

<sup>③</sup> *Ibid.*, 212.

意識三階段，即知、情、意，只是增加了德。”<sup>①</sup>而且“理具有倫理性，因為‘蓋理則純粹至善’。”所以，他批評麥格基的將“理”譯為fate，因為這個詞不具有倫理性。在卜道成看來，理最重要的一點是“具有倫理性”，它是一種“倫理法制”（ethical principle）。<sup>②</sup>因此，他強調要從一個更為廣義上去理解將理譯成Law。<sup>③</sup>而在論述道時，他更進一步指出這個詞尤其能說明理的普遍性和倫理性。但是在英文理卻很難找到一個詞來表達這方面的含義，比如以前可能的翻譯Way、Path、Reason或者Logos，都不足以表達這方面的含義，因此卜道成認為最好的翻譯應該是“Moral Order”，也即是講一種道德秩序。<sup>④</sup>同時，朱子學與佛家、道家的區別也在於其倫理性。佛家強調的是一種輪迴，道家是一種形而上的東西，但是朱熹則認為心體萬物，“心統性情”，而這種統一性的基礎就在於倫理性，不是形而上的。<sup>⑤</sup>因此，作為全書的結論，卜氏認為：“對於朱熹來說，仁是最重要的，仁是宇宙的基礎和萬物最終的理，是萬善之源、德性之根，仁是一切，一切歸仁！”<sup>⑥</sup>

這種以宗教性和倫理性為重要內容的西學格義也體現在其譯文中，如在翻譯“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句時，卜道成將其譯為“The alternation of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modes is what is termed Moral Law. The law of their succession is goodness; their realization is nature.”並指出這個翻譯與之前De Groot《中國的宗教》第10頁的翻譯“the universal Yin and the universal Yang”是不一樣的，強調的是變化。至於為甚麼一陰一陽之謂道，他解釋說，從後面的句子可以看出，永不停止的“繼之者”不僅是理，更是倫理，是“善”。這種變化導致的結果就是性，即“成之者性也”，因此是善的。他進一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116.

<sup>②</sup> *Ibid.*, 117.

<sup>③</sup> *Ibid.*, 119.

<sup>④</sup> *Ibid.*, 163.

<sup>⑤</sup> *Ibid.*, 253.

<sup>⑥</sup> *Ibid.*, 319.

步指出，後面兩句的區別主要在時間上的不同。“繼之者善”說的是人出生的時候，但是，不管在甚麼時候，即使是如文本所說的只有陰陽存在的時候，他們的變化就是道，這個道包含了人性的四德“仁義禮智”。<sup>①</sup>

可見，卜道成認為，朱子學的重點在於對倫理道德和宇宙概念關係的探索，所有問題的終極歸結是一與多的問題。由於其特殊身份，卜道成對於有些術語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魄”和“神”的概念，“蒼蒼”和“帝”的概念等，這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同為傳教士的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認為卜道成撰寫《朱子及其師承》的首要目的是給他翻譯的《朱子之人性哲學》進行介紹，其次是向基督徒們闡明朱子人性論的觀點。但是，他認為卜道成結論說對“朱子來說最重要的是仁”是對修訂後的聖經說“最重要的是慈”的回應，進而重點批評了仁的翻譯，指出如果將仁譯為love，則很難推翻他的結論。這種love到底是哪一種呢？當然不是父母親的，也不是孝順的，更不是異性之間的。至少上帝的愛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不知道，當然也不會被朱子所接受，因為他宣傳上帝是理。同時他也指出理雅各翻譯成benevolence也是不對的，因為這個詞在聖經裏只出現過一次，進而指出應該翻譯成charity。<sup>②</sup>不得不說，翟理思的觀點還受到當時傳教士們之間的譯名之爭的影響，主要在探討幾個詞的譯法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卜道成站在西方的視角來檢視朱子學，但是，作為第一個系統研究和譯介朱子學的西方傳教士兼漢學家，卜氏通讀朱子學著作，文中儘量用朱子學著作的原話去詮釋相關的觀點，進而也引述一些西方哲學、科學原著進行一種跨時空的格義比

---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2), 56-57.

<sup>②</sup> H. A. Giles, "Review: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by J. Percy Bruc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3 (Jul., 1924): 459-461.

較，較好地開拓了朱子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研究。正如張新國認為卜道成“返本開新”的解經方法正是西方哲學家以社會學意義上在“語境”下梳理和詮釋“語義”方法的有效運用。<sup>①</sup>如上文翟理思提到的“仁”，還有“敬”他採用的是serious，而不是其他傳教士用的reverence等，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比較客觀的對朱子哲學的詮釋。又如，對五行金木水火各詞的翻譯使用的詞彙與簡單使用metal、wood、water、fire等不同，偏重於帶有-ous後綴的詞，金Metallic、木Ligneous、水Aqueous、火Igneous<sup>②</sup>，這些詞是源於17世紀的拉丁語詞彙，均表示的是有這些東西屬性的詞彙，如牛津詞典對Aqueous的解釋是，of or containing water, especially as a solvent or medium, like water, watery, Origin mid 17th cent.: from medieval Latin aqueus。<sup>③</sup>從五行所代表的含義看，卜氏使用的詞彙更為恰當，體現中國哲學和文化精神。有評論指出，雖然朱子語言簡單，而且大部分是口語寫作，但是作為一名哲學家，相比於哲學術語而言，其用語的語法如何顯得不是那麼重要，更何況漢語又是那麼特殊的一種語言。卜道成長期在中國生活，其《朱子及其師承》給我們很好地呈現了中國思想史，結論是朱子相信並教授有人格神（a conscious God）存在，卜道成認為宋代學者一直在反對當時那種神人同形的觀點。<sup>④</sup>

---

<sup>①</sup> 張新國：《論卜道成“返本開新”的解經方法——述評〈朱熹和他的前輩們：朱熹與宋代新儒學導論〉》，載朱子學會編：《朱子學年鑑》，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02-208頁。[ZHANG Xinguo,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s of Bruce on Chinese classics: a review on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in *Zhu zi xue nian jian*, ed. Zhuzi Xue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202-208.]

<sup>②</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92.

<sup>③</sup> 《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3頁。[*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93.]

<sup>④</sup> A. C. Moule, “Review: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J. Percy Bruce,”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Vol. 25, No. 99 (APRIL, 1924): 329-331.

### 三、以中西相解翻譯朱子人性

1922年，卜道成在麥格基譯《朱子全書》49卷近半個世紀之後，節選同一中文底本的第42至48卷進行翻譯，取名為《朱子之人性哲學》，成為英語世界第二部朱子學單行本譯著。其內容包括，總目為性理，下面涉及性命、性、人物之性、氣質之性、命、才、心、心性、定性、情意、志氣志意、思慮、道、理、德、仁、仁義、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信、誠、忠信、忠恕、恭敬等章節，全依原文進行排列，並將原文的出處提前標註於譯文之前。

卜道成在前言中對翻譯本書目的時指出，令人奇怪的是，儘管之前有很多中國經典和中國哲學家被譯介到英語世界，但是作為對中國教育影響最廣的朱子著作卻很少被翻譯成英文。這種缺失對於要理解中國人思想的西方學者不得不引起注意，因為他們會發現對於那些具有很高倫理標準的中國經典，在一定程度上其內容很混雜，而且很明顯研讀那些著作是了解中國人思想一種不可或缺的方式；也必須承認他們會經常感嘆中國思想在本質上更加系統和扼要。卜氏認為由於朱子不僅是中國的思想大師也是世界的思想大師，因此其關於人性哲學的講話和著作就應該讓學習哲學和宗教的學生了解，而不僅是一種簡單的比較研究。此外，還需仔細研讀著作中他的思想和辯證方法，從而實現中西在朱子人性哲學上的相解。為了實現這種相解，卜氏特別注重譯文的可讀性，這種可讀性體現在語言的可讀性和信息的豐富性上。

雖然卜道成自己一再強調譯文最重要的是正確翻譯原作的思想和內容，但是他特別強調要保持英文的簡潔性和可讀性。因此他在翻譯中，採取比較靈活自由的譯法，適當地增加一些詞語進行意譯。例如：

Yung Chih asked: Tho other day, sir, referring to the passage, "If Virtue fails to overcome the Ether, the Nature

and the Decree follow the Ether; but if Virtue succeeds in overcoming the Ether, the Nature and the Decree follow Virtue,” you said that the word “Decree” is to be interpreted as “to obey a command”; but, at that very time, I happened to read your former reply to P’an Kung Shu, in which you argue that the words “Decree” and “Nature” are two terms for the same thing, reading the phrase as the Nature and the Decree; and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is that the Philosopher Chang later on distinguishes the two—the Nature as Heaven’s Virtue, and the Decree as Heavens Law.

Answer. And it is so. but the word Decree is some what slighter.

Hsien asked: If you regard the words “Nature” and “Decree” as two substantive words, how do you explain the particle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terms “Ether and Virtue”? You will surely have to interpret it as meaning that the Nature and the Decree both follow the Ether. or both follow Virtue. as the case may be.

Answer. That is just what Heng Ch’u’s text says.<sup>①</sup>

(原文：用之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前日見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倘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字如何地說得來。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始得。曰：橫渠文自如此。)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8-9. 黑體為筆者所加，下同。

為了使譯文連貫，卜道成增加了一些連接性詞彙表達：if、in which等；同時，為了更清楚地表明相關內容，增加了referring to the passage和the philosopher Chang、the particle等詞組。又如：Just now, sir, in your reply to Yen Shih Heng you said: “The Dictum ‘The law of their succession is goodness’, in the Great Appendix of the Yi, refers to the time before birth, while Mencius in his dictum refers to the time after birth.”<sup>①</sup>此句中的just now緊接着上一條，原文為“近觀”，這種改譯說明譯者的語言流暢，注重邏輯順序。此外，譯文中又對於曰的主語，卜道成都加了the philosopher，可見其一方面對朱子哲學的重視，另一方面是對英語連貫和流暢性的一種方法。

關於翻譯的實質，卜道成在譯本前言中認為與其他中國經典甚至宋代哲學家相比，朱子的語言簡潔，但是，語言簡潔不等於說其思想很容易掌握。相反，由於原文中有很多俗語，以及有許多其他哲學家的著作，並有大量對一些並非獨立問題的答案，要完全理解其實特別困難。更為重要的是，朱子在他的語錄中經常認為他的聽眾應該具有先前的相關背景和知識，這對於後世的讀者是不可能的事情。為了盡力還原朱子的哲學思想，他適時地增加副文本註釋，用於說明，幫助讀者理解。如上文“用之問”一段，為了讀者更好理解原文內容，譯者在原文中增加了兩大段的腳注，一是為了說明引文的出處，從張載的《正蒙》中來；二是為了說明幾個詞的意義用法，如“於”“命”的詞性除了現在常見用法外，也可用做動詞。因此，在本條的翻譯中，譯者儘量去按原文的意思進行翻譯，並說明朱子就是這樣理解張載的原文。還有如一些中文的紀年法“天干”“地支”等都進行了詳細的註釋。

另一方面，卜氏認為英漢兩種語言的結構差異很大，許多詞在原文中沒有但是要完整反映其思想必須在譯文中體現，也採取了增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124.

詞的譯法。值得一提的是，譯者在增加的部分用斜體或者加括號進行區分，利於讀者進行查閱比較。如在翻譯“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時“The Five Agents resolve into the one negative and the one positive ether;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ethers resolve into the one Supreme Ultimate.”<sup>①</sup>其中增加了resolve into the並進行斜體標註。而且，在腳注中增加了引文的來源和一些特殊觀點的典故或者人物的生平信息。

整體來說，卜道成的譯本不像純粹的一種哲學文本，其語言較為流暢，可讀性強，為朱子學在英語讀者中的傳播提供了便利。這種便利，無疑對西方研究和學習中國哲學思想具有很大的幫助。

#### 四、中西差異產生的誤讀誤譯

雖然卜道成宣稱要盡力去維護和反映朱子及中國哲學的原意，但是終於中西語言文化的差異，以及哲學思想理解的偏差，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誤讀誤譯。

一方面，這種誤讀誤譯體現在對中文字的理解上，如將朱子的重要著作《近思錄》譯為modern thought<sup>②</sup>，簡單地把“近思”誤讀成了“近代思想”。完全忽略了朱子“近思”二字取自《論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對此，朱熹註釋為“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sup>③</sup>又如：

I Chuan's four words, "The Nature is Law," are not to be gainsaid; they are really the outcome of subjective investigation. Later teachers only repeat what they have heard from others,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401.

<sup>②</sup> Ibid., 182.

<sup>③</sup>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90頁。[ZHU Xi, *Si shu zhang ju ji 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 190]

without examin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ir own being, and therefore err in many directions.<sup>①</sup>

（原文：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攔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自己上見得，故多有差處。）

這句裏的“諸公”譯者自做主張譯成teachers，這不符合朱子的原意，他是泛指其他人，“聽得便說”也不是heard from others是聽得伊川說過的話；而同時“己上見得”是指理解裏面的內涵，性是一種理，所以本句前後兩處的譯文均沒有體現。

另一方面，誤讀誤譯體現在對一些字、詞、句的理解上。如：

When we say that Love pertains to the positive mode, and Righteousness to the negative, the term Love refers to outgoing activity, and the term Righteousness to conser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Yang Tzu's saying, "As actuated by Love he is weak, as Actuated by Righteousness he is strong," expresses a different idea. The fact is, you cannot say it must be either one or the other; it depends upon the point of view.<sup>②</sup>

（原文：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揚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

此句是談仁，仁作為儒學和朱子學中重要概念，受到不同的重視和解讀。為了譯文的流暢，譯者增加了許多人稱的主語，如we、he、you等，為了更合邏輯結構，增加了on the other hand進行銜接，將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21.

<sup>②</sup> *Ibid.*, 388.

“又自是一義”轉換清楚表達。但是，譯文將“發動”譯為“outgoing activity”，“看他用處如何”譯為“the point of view”誤讀了朱子的觀點。“發動”“已發”和“未發”都是朱子學中的重要概念，其中的“未發、已發”最早見於《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sup>①</sup>用於說明情感和情緒所能體驗的兩個狀態。而“outgoing activity”沒有體現出那種情感和人性的特徵。同樣，“the point of view”只是強調了觀點的不一致，沒有將其發後的用處說出來，也是不當的。

再如，對“四端”的翻譯，有時採取的是the Four Terminals，有時用的是the Four Principles。<sup>②</sup>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對四端的認識不是很清楚，不管是terminals還是principles都沒有體現出作為哲學意義上的概念。四端起源於孟子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sup>③</sup>而terminals的意思更具有終點的意思，principles則更為強調的是一種規範，一種道德。又如：

On being asked a ques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hapter on Virtue failing to overcome the Ether, the Philosopher replied: What Chang Tzu says is that the Nature and the Ether both flow down from above. If, however, the Virtue in me is not adequate to overcome the ethereal element, then there is no more than a capacity to receive the Ether which Heaven imparts to me. But if this Virtue is adequate to overcome the ethereal element, then what I receive of Heaven's endowment is wholly Virtue. If, therefore, there is “the exhaustive investigation of

<sup>①</sup>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第18頁。

<sup>②</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400.

<sup>③</sup>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第239頁。

principles” with “the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e”, what I receive is wholly Heaven’s Virtue, and what He bestows upon me is wholly Heaven’s Law. Of the etherial element the only things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are life and death, longevity and brevity of life; for life and death, longevity and brevity of life, with poverty and wealth, these return to Him as the etherial el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ings spoken of by Mencius when he says, “Righteousness as between sovereign and minister, and Love a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these things are the Decree, but there is also the Nature; the noble man does not say with reference to them ‘They are decreed’”, these must all proceed from myself and not from Him.<sup>①</sup>

（原文：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于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個卻須由我不由他了。）

卜道成對故“窮理盡性”這一句的用腳注解釋是張載引自《易經》，其譯文也是轉自理雅各的《中國經典》，對後面what I receive腳注是性，what He腳注是命。事實上，這句在《易經》裏完整的說法是“窮理盡性至於命”而在《正蒙》裏這句後面是：“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重點要說的

---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10.

是性與命的區別，朱熹這裏加上“我之所受”“其所以賦予我者”是說的兩種“氣”。所以後面說“氣之不可變者”“還他氣”。對此，素有理學字典之稱的《北溪字義》裏解釋“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而“貧富貴賤、夭壽福禍，死生有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sup>①</sup>而對於“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sup>②</sup>因此卜氏的這段譯文，誤譯了朱子的思想。首先，為甚麼是a question? 原文是問這一章，應該是對這一章的理解。然後，將自家之德譯為“virtue in me”，“其和他”都已成了He或者him，從而形成了一種“我”與“他”的對立，似有不妥，但是“有以”譯為adequate符合英文習慣，非常自然。其次，對“故窮理盡性”增加if這樣的詞來表示一種假設，更是不妥。因為，對於朱子來說，窮理盡性是他接受並宣揚的觀點，就是因為“窮理盡性至於命”，所以說“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這些在朱熹看來都是“理”，而“理不外乎氣”。“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個氣是受氣之長短，也是所謂“天命”是無法更改的，但是“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這個是氣的清濁，是可以自己努力實現的，也就是“由我不由他”了。因此，譯為these return to Him as the ethereal element and these must all proceed from myself and not from Him均是不恰當的。

凡此種種，或許正如譯者自己所坦言在翻譯中遇到一系列新的困難。首先，翻譯的困難會出現在對其他哲學家著作的引述中，有時引述其他哲學家的話經常會在不同語境下重複，如果沒有對表達和連續性進行解讀，以此為基礎的觀點就會很模糊和令人困惑。其次，翻譯的困難來自同一段話可能在不同場合使用，有時候甚至在句子中間使用，要正確詮釋和保持這些話的連續性簡直就是譯者的夢魘。而且，觀點和引文正確在很大程度上每個詞也是正確的。然而，中文的字在

<sup>①</sup> 陳淳：《北溪字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頁。[CHEN Chun, *Bei xi zi y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1.]

<sup>②</sup> 同上，第2頁。

很多情況下與英文單詞並不對等，而且很多觀點經常是同一個字，但是如果將那個字對應的每個變化情況都變換詞語和採取不同的解釋，其觀點就會變得不準確。<sup>①</sup> 因此，陳榮捷在對其譯文進行評價時也說“不無錯誤”<sup>②</sup>。

## 五、結語

作為一名在中國生活、傳教、辦學近40年的英國早期漢學家，卜道成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研習中國語言，深悟中國哲學奧妙，試圖以中國哲學語言來詮釋中國哲學。他一方面對傳教士們的朱子學詮釋和翻譯進行批評，指出之前的翻譯主要在探索朱子的宇宙觀，而不是哲學；另一方面，卜道成積極譯介朱子學，強調了朱子思想也是世界思想，要了解中國就必須了解其思想，特別是了解中國人的人性思想，開啟了英語世界系統研究朱子學的先河。無論哪一方面，對於朱子學和中國哲學在海外的傳播都具有積極意義。尤其是他跳出了之前“碎片化”譯介朱子學的圈子，將朱熹置於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所接續的師承關係中，從歷史視角較為全面地詮釋和傳播了中國思想家的人性思想。

卜氏在詮釋和翻譯朱子學時，結合自己的文化背景，對中西哲學進行格義和比較，側重討論朱子的人性哲學，試圖在中西文化間尋求一定的共性，盡力以簡單流暢的英文進行譯介，強調譯文的可讀性。當其譯本出版後，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以“宋代哲學”為題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撰文推介卜道成對朱子哲學譯本《朱子之人性哲學》，並給予了非常高的評

---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xii-xiii.

<sup>②</sup> 陳榮捷：《朱學論集》，第280頁。

價。韋利認為該譯本是首部最認真和詳細地對宋代哲學向歐洲的譯介，完全超越了諸如賈斯達（Le Gall）<sup>①</sup>等人著作，他的譯文仔細和準確，他的翻譯經歷千辛萬苦，雖然有些闡釋存在質疑，但贏得了研究中國思想學者的尊重。<sup>②</sup>的確，在當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卜道成長期在華傳教和創辦教育經歷、對中西兩種文化和人性的深入比較和思考、以英語讀者為目標的朱子學詮釋路徑值得學人們關注和借鑒。

---

<sup>①</sup> 筆者註：Stanislas Le Gall（1858-1916）耶穌會神父，漢語名賈斯達，曾在中國傳教，撰寫過《朱熹的哲學及其影響》（*LE PHILOSOPHE TCHOU HI: Sa Doctrine Son Influence*），1894年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

<sup>②</sup> Arthur David Waley and Waley (AKA), "Sung Philosoph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6 Nov. (1922): 747.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EB/OL][2019-11-14]. <https://link.gale.com/apps/doc/EX1200203906/GDCS?u=nankai&sid=GD&CS&cid=68dbfbd3>.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ruce, J. Percy. "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9 (1918): 111-127.
- \_\_\_\_\_.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2.
- \_\_\_\_\_.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3.
- Giles, H. A. "Review: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by J. Percy Bruc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3 (1924): 459-461.
- Moule, A. C. "Review: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J. Percy Bruce."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Vol. 25, No. 99 (1924): 329-331.
- Waley, Arthur David and Waley (AKA). "Sung Philosoph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6 (1922): 747.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EB/OL]. [2019-11-14]. <https://link.gale.com/apps/doc/EX1200203906/GDCS?u=nankai&sid=GDCS&xid=68dbfbd3>.

###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 【英】卜道成：《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朱熹》，張曉霞、張洪譯，上海：東方出版社，2014年。[Bruce, J. Percy.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ZHANG Xiaoxia and ZHANG Hong. Shanghai: East Press, 2014.]
- 【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輩們——朱熹與宋代新儒學導論》，謝曉東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Bruce, J. Percy.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XIE Xiaodong. Xiamen: Xiame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陳淳：《北溪字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CHEN Chun. *Bei xi zi y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陳榮捷：《朱學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CHEN Rongjie. *Zhu xue lun j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7.]

- 程利田：《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6年。[CHEN Litian. *The Communic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Overseas*. Fuzhou: Haixia Wen Yi Chubanshe, 2016.]
- 賴文斌：《“理”屈且詞窮：麥格基與第一部朱子文獻英譯本》，《中國翻譯》，2020年第3期，第49-58頁。[LAI Wenbin. “McClatchie and the Earlie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3 (2020): 49-58.]
- 張品端：《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ZHANG Pindua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ism in Oversea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9.]
- 張新國：《論卜道成“返本開新”的解經方法——述評〈朱熹和他的前輩們：朱熹與宋代新儒學導論〉》，載朱子學會編：《朱子學年鑑》，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02-208頁。[ZHANG Xinguo.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s of Bruce on Chinese classics: a review on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In *Zhu zi xue nian jian*. Edited by Zhuzi Xuehui, 202-20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北京：中華書局，2016。[ZHU Xi. *Si shu zhang ju ji 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